

乡愁大理

闲趁茶香访山花

张燕君

是人间四月天，正逢清明采茶时，我来到无量山樱花谷。每年冬至前后，名闻遐迩的无量山樱花谷粉樱绽放、云蒸霞蔚，春意盎然，这里仿佛是春天最早到达人间的地方。眼下樱花谷中冬樱早已绿树成荫，如云绿荫下一墙墙新茶初碧，嫩芽竞长，气息含香，采茶姑娘如蜂蝶般忙碌，一派勃勃生机。沿着樱花谷中一条隐秘的山间公路，自二号景区蜿蜒而下，车行三四公里，峰回路转，谷底核桃林掩映处，即是小有名气的山花村。

常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山花村正如其名，环村屏翠，满谷冬樱花芳芬已过，各色杜鹃漫山遍野经春至夏，桃妍杏妒四时花开不败，似乎春天总在此间单曲循环。身入此间，

恍若落在井底，四望皆青山，呼吸之间满满氧离子，繁茂的人间消失在青山外，光阴驻足，时光变慢，仿佛开启了人间桃源的密码，适合修复现代生活下的焦虑和紧张，地窄心宽，适宜诗意栖居，物我两忘。

小桥流水人家，一条名曰“莫多克”的溪水从山花村中奔流而过，上面新建了拱桥，两岸山坡上，三三两两、错落有致地散布着三四十户人家。涧水虽小，但山险路陡，水流湍急，潺潺流水像一曲优美歌谣，终年为人们的生活伴奏。尤其静夜、清晨，缓行于架设涧水上的游览步道，驻足凝听，淙淙流水就一直流进内心，流进灵魂深处。小剑湖挂起一个两三丈的小瀑布，水雾随风飘洒，即便夏至，清风冷冽，寒人肌肤。沿

涧边一大片核桃林，春末夏初时节，嫩枝绿叶密密交错，遮阴蔽日，捧书其下，乘凉纳凉，舒心惬意；夏长秋深，则硕果累累。

一个村庄，没有几棵古老的树，很难找到历史根源，就缺少积淀底蕴。山花村最引人瞩目的是数百株老茶树，大多是树龄两三百年的古茶树，如今已经挂上了身份认证标签，成为受保护资源。房前屋后，地埋村畔，或者单立，或者一排，甚至一园一片，葱葱郁郁，苍劲遒奇，秀出一道道风景。老茶树坚守脚下干净的土地，保持初心和本真，安详守望村庄，默默孕育出独特的茶香。每一株古茶树，都像胸罗无数故事的老人；每一片古茶树，都有自己的天然味道。古

茶的故事，甘美醇厚，余味悠长，历风雨愈加纯正，随时光更添回甘。山花古树茶的质朴隽永味道，被人们喜爱和传说，逐渐走出大山，走向昆明，走向广州深圳，开拓出一方市场，润泽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院中都晾晒着数簸箕新茶，茶香飘溢村庄。主人大碗粗茶相待，尽显简朴无奢真谛。生活是泉水，人生如老茶，品，细品，仔细品。

德不孤，必有邻。提起山花村，有一个人无法避开不谈。退休教师杨元臣老人像山花村最古朴的那棵老茶树，闪耀着平凡而动人的光芒。杨元臣助人为乐，是四乡八里公认的活雷锋。杨元臣感恩恩德于行，默默无闻做好事，热心无私为乡邻，是省级、州

级优秀共产党员。杨元臣也是“全国优秀园丁之家”“云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杨元臣还是南涧县“首届道德模范”。唯德，有口皆碑；以行，行胜于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山花村因杨元臣而更增名声，虽天远地偏，不乏慕名探访者。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唯此间山水皆俱。无须种花，仰头可见樱花与蓝天白云争妍；无须养鸟，推窗即有鸟语婉转悦耳。村中偶闻鸡鸣狗吠，小道上牛羊归家，晨晖暮色间升起炊烟，田地里人们侍农弄桑，我们再次返回曾经熟悉的乡村田园生活，重拾乡愁的味道，这是我们梦中家园的影子啊，是一个精神可以暂时寄宿的地方。

盛夏破门而入 | 张世杰

盛夏挡不住的美景
悄悄破门而入
眼里装满生机
心里装满绿意
晶莹剔透的樱桃
金灿灿的杏子
红红的荔枝
亲手栽种的
自然生长的
直教人垂涎欲滴怜爱有加

红红火火的车厘子
红红绿绿的桑葚
酸甜可口的杨梅
绽开了甜蜜的笑脸
笑遍了十里沟谷
直教人心驰神往
漫山遍野的绿茶
香飘四海
漫山遍野的新绿
装点山岗
脚下的泥土芬芳四溢
脚下的泥土芬芳四溢
脚下的泥土芬芳四溢
脚下的泥土芬芳四溢
盛夏美好静谧
生活芬芳甜美

仰望星空 | 罗文烂

小时候 在妈妈的怀抱里
数着那天上的星星
数呀数呀数不完
在蓝蓝的星空里
去到了梦乡

长大了 在城市的角落里
找寻那天上的星星
找呀找呀找不到
在黑夜的夜空中
回到了寂寞

星星呀 你们都到了哪里
星星呀 你们是否还记得
那个追星星的少年

星星呀 请你们等等他
别再躲起来
最是那黑暗的夜晚
等一等那唱童谣的孩子

六月的庆华 | 杨嵩明

(外一首)

纯粹的山峦
多么俊秀
那饱满的云朵抵达每个地方
鸟儿掠过树林
用歌捧场
六月的庆华
六月的思绪

六月的庆华
六月的花海
白的 红的
次第开放
惹得蝴蝶翩翩而来
蜜蜂尽情起舞

六月的庆华
花是唯一的主角
逃离了城市
这儿是梦的起点
诗和远方交汇的地方

秋雨

一场连绵的雨 略带寒气
几天下来房屋开始
低头喘气
关紧窗户 任凭鸟儿啄食窗台
一场连绵的雨 洗涤着金灿灿的稻谷
毛毯一般铺平
一把银色的镰刀在某个角落
霍霍作响 蓝色的天空偷窥山峦云层
很久了

峡谷的夏天

杨卓如

江峡谷的夏天，是漫长而燥热的。这种燥热的日子要从立夏过后，一直持续到立秋节令到来之前。

在这漫长的几个月里，人们每天都在望眼欲穿的等待中度过。“农家少闲月”，这段时间虽然被称作“农闲”时光，但江之畔的农家却很少有闲人，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外，在家的老人和妇女们在田地里施肥、除草、薅秧、养猪养鸡、放牛放羊，上山收木耳香菇松茸等野生菌、采天麻黄芪续断半夏柴胡板蓝根等野生中药材，家里家外、田间地头、山上林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用这样的忙碌，等待一场新的盛大而繁忙的农事——秋收秋种的到来。

这个时候，在江峡谷，农家的日子是充实而有滋味的。

刚刚经历了夏收的人们，将收获的大麦、小麦、蚕豆、豌豆、油菜晾晒干了装进柜里，紧张的身心一下子松弛下来，什么也不想做，就想蒙上头美美地睡上几天。但不出三天，心就慌起来。忙惯了的人，一旦闲下来，便觉得哪儿都不舒服，他们渴望着找些事情去做。

除了田间地头、山上林间的活计，对女人们来说，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比如拆洗被褥啦，纳鞋底啦。平时地里农活忙，都是偷空缝上几针，这下有了时间了。

村里的男人们在夏天也并没有闲着。从立夏到大暑，他们总是能够在田地里找到无穷无尽的活计。立夏，是夏季的开始。气温显著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节气。这时候，是头道薅锄包谷的关键时节，有“立夏种半田”之说。从小满开始，大麦、小麦等夏收作物，已经籽粒饱满，夏熟作物先后成熟，要抢晴收割。芒种，最适合播种谷类作物，要抓紧早稻培育管理，及时耘田、适时播种栽

插。“夏至忙忙，点火栽秧”，这是峡谷中插秧的最后时机。其实勤劳的乡亲们早已完成了栽插，从夏至这一天起，进入炎热季节，天地万物在此时生长最旺盛。乡亲们不失时机加强夏季田间管理，清除杂草，防治病虫害。小暑，天气已经很热了。此时，面临着汛期和干旱的转折，村民们在抓好防汛的同时，及时掌握气象信息，加强蓄水防旱。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这个节气雨水多，注意防汛防涝，水肥田间管理是当务之急。

天麻麻亮，远处传来鸡鸣狗吠，村子渐渐热闹起来。炊烟袅袅，开门，扫地，催娃起床声，此起彼伏，大人陆续上坡了，爸爸担着马草筐，去田埂上割草，打扮田园，露珠晶莹剔透，在草尖一闪一闪；妈妈上坡整理包谷地，除草，施肥，包谷地里绿油油的，壮苗一天胜一天地往上蹿。睡眼惺忪的小屁孩们，打开牛栏羊圈，骑上牛儿，吆喝着，走江边，过阡陌，蜿蜒上坡，小花狗儿在后面屁颠屁颠，山坳上的山花露出笑脸，霞光冉冉，牛儿啃草，羊儿蹦蹦跳跳。

也有几个闲人，外出打工回来，家里的田地早已经租给别人耕种，闲得无聊，则聚在门前的空场上或树荫下，围了一圈看下棋，站着，或蹲着，有一句没一句扯着闲篇。无非是你家收成如何，我家打了多少担粮食。还有，谁家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谁家的姑娘找了一个有钱的人家，多是一些与己无关的话题。

村头有老人坐在草墩上，一个烟锅叼在嘴上，烟圈缕缕。灶房里，女人忙着收菜洗碗。窗外，已是晚霞映照，天空风轻云淡，野鸡展开五彩的翅膀，飞翔于林间，山坡上茶园一垄一垄泛着绿波。

江千回百转，在千山万岭间萦绕流淌，夕阳返照，山清水秀，景美人欢，好一派江峡谷的夏天，燥热中生机勃勃，诗意绵绵。



家园

李树华摄

那一朵白莲

施福昆

清晨，见母亲在离家门口不远处口袋公园的莲花池塘旁伫立，左顾右盼，独自看得津津有味，忍不住好奇，我也凑上前去一瞧，哦，是一朵白莲，小巧玲珑，细致可爱，亭亭玉立于莲叶之上。才破晓时分，就已绽放得精神抖擞，风姿绰约，美丽极了。这清新脱俗的模样，让一向拙于言辞的母亲也恋恋不舍，并赞叹直呼：“漂亮，好漂亮！”逗留了一会儿，我不得不出门了，但心里却生起了淡淡的喜悦，我知道是因为这一朵白莲的缘故。

来到学校之后，待教学工作告一个段落，歇息时啜饮茗茶，却不禁想起那一朵白莲。初中时读过周敦颐《爱莲说》，莲花的千百种姿态，一一浮现在脑海中。周敦颐观察入微，又细腻易感，他娓娓道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文质彬彬、谦谦君子的形象栩栩如生，莲若有知，应该庆幸有这样的位知己。

回想这个水塘的莲花，在寒露时节，是邻居从别处移植过来。起初，水

质混浊，叶片枯萎，根茎腐烂，几条小鱼也似奄奄一息，多日之后，依然如此，原本以为只有放弃一途了，然而母亲语重心长的殷殷明示：“现阶段是适应、调整期，要有耐心。”我虽半信半疑，但莫可奈何，只好静观其变。没想到，才几天光景，水清鱼现，新叶田田，又历经霜降，已有花容展现，活脱是一个生趣盎然的小天地，生命有无限的可能，果真不容小觑！

从这一朵白莲，很轻易地就联想到另一朵白莲，那就是黎巴嫩文坛骄子纪伯伦。自年少迄今，他的作品《先知》一直摆放在案头，书中的真知灼见、超凡智慧，陪伴我走过许多悲欢岁月，喜欢他轻轻柔柔地吟诵道：“灵魂绽放它自己，像一朵有无数花瓣的莲花。”而他自己就是那最单纯、最深邃的一朵。一个伟大的心灵，以最单纯的面貌出现，如同诗人席慕容所言：“在我们进入了他的世界之后，就会跟随他，开始了一种温柔而又缓慢的蜕变。”

物质生命，有时而尽，但精神生命，却能够亘古永恒。千年前，濂溪先生的

莲花早已衰败腐朽、化为虚无；黎巴嫩的绝世清莲纪伯伦，也在上一个世纪，英年辞世淹没于荒烟蔓草间；而清晨，庭院里绽放得神采奕奕的那一朵，也终究会颓散、凋零。然而，就在这舒适静谧的初秋，我同时邂逅了它们。当然，它们绝不是同一朵，却又是同一朵，同样是出淤泥而不染、花中君子的那一朵。如此的际遇，既奇幻又美丽，值得感谢上天的恩赐。

黄昏，一到家，又见母亲的身影在莲花塘旁停留驻足，我尚未趋近，她已大声宣告莲花已闭合休憩的讯息，语罢，兀自进屋去了，留下我伫立于朦胧的暮色中。这时，再度想起纪伯伦的关于“快乐与悲伤”小诗：“悲伤在你心中切割得越深，你便能容纳更多的快乐……当你快乐时，深察你的内心吧！你将发现，只有那曾使你悲伤的，正给你快乐。”这诗幽幽诉说的，不正是一朵从污泥中生长盛开的晶莹剔透的白莲吗？仲夏的傍晚，晚霞绚烂，轻风不燥，苍洱如画。此时此景，能与花儿道晚安，这邂逅白莲的一天，便是个温柔美好的一天。

烧苞谷的记忆

胡家俊

落日的余晖洒在巍山古城大大小小的街巷，霞光照耀下的古街显得美丽、祥和，晚饭后古城热闹非凡，摆夜摊的陆续走上街头，开始准备夜间的美食，走过街头小巷，都会看见一排排的小摊子，烧饵块、烧苞谷、麻辣烫都有，烧苞谷的焦香味，时不时地在飘荡。

好香呀，不禁勾起了我的食欲，忍不住买了一个。想想，应该有三十多年没有吃烧苞谷了吧。嗜着香甜的苞谷，几时的幸福感和愉悦感浮上了心头，脑海中回忆起了小时候烧苞谷的情景，心里感慨万千。

我出生在偏远的小山村，有一条崎岖的小路通往离家五里地的公路下，家里唯一能种水稻的田在公路下的河边，面积少产量低，不够一家人吃半年，日常生活通常是煮点米，上面拌上苞谷面，菜就是豆角和南瓜。除了吃饭，也没有零食、水果可以吃，肚子饿了，最开心的就是在饭熟前能够边煮饭边烧苞谷吃。三脚架上煮着罗锅饭，下面一边煨着铁水壶，另一边可以烧苞谷。烧苞谷不能心急，与火靠得太近，容易烧糊，表皮烧焦了，里面却还是生的，吃不成。烧苞谷也讲究火候，只能慢慢地烘烤，烤得微黄，翻一翻，再烤另一面，接着再烤下一面，直到所

有的面都烤黄了，再烤一遍，把微黄烤成焦黄，这样烧烤出的苞谷是最好吃的，烤好一个苞谷大概需要三十多分钟。烧好的苞谷拿在手里还很烫手，就急不可耐地拨拉几颗放进嘴里。甜味带着焦香，咀嚼时的美味和满足妙不可言，那时候，烧苞谷就是世间最好吃的美食，是祭五脏腑的灵丹妙药，烧苞谷成了儿时最爱的，渴望天天年年都能吃上烧苞谷，唉，那其实是奢望，只有七八月份青苞谷上市才能吃到。

长大后，到县城上学，很少回老家，假期回家也不是苞谷成熟的季节，吃不上烧苞谷，再说，小时候吃多了，也没有新鲜感，甚至有点厌恶了。工作后，也没有吃过烧苞谷，看见烧苞谷也没有想吃的欲望。

随着年纪的增长，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的人和事，过去认为稀松平常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有趣。这也许是念旧吧，毕竟，少年时代日子虽然困苦，却少有烦恼，无忧无虑，也算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才发觉成年人的不容易，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压力，人到中年，不得不负重前行，有时感叹，回不去的童年啊！

烧苞谷的记忆，是对美食的回忆和对童年幸福时光的追忆，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雾锁石门关

王子文摄